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



白语与白族历史 文化研究

杨文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



白语与白族历史 文化研究

杨文辉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杨文辉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林超民主编)

ISBN 978-7-81112-813-0

I. 白… II. 杨… III. ①白语—研究②白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③白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H252 K28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5040 号

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

杨文辉 著

策划编辑: 蔡红华

责任编辑: 龙宝珍

装帧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56 千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2-813-0

定 价: 33.00 元

地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 址: 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木 芹 施惟达

主 编：林超民

编 委：陆 韧 潘先林 秦树才 周 琼 蔡红华

王 璞 周立英 杨文辉 辛亦武

编 务：杨文辉

致 谢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林超民教授十余年来一如既往的教诲和鼓励，林老师关于做人、读书、治学的见解和观念，从根本上影响着的人生道路，而十余年来从学业、工作到个人私事都得到林老师无私的关怀和帮助，更是我终生铭记的恩德！

感谢王敬骝教授对我学业的悉心指导，从十一年前的那个教师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初次踏入王家的门槛开始，王敬骝教授对我的成长付出了无私的劳动，一直到现在，无论是科研还是生活，都时时得到王老师的指点。唯愿自己将来不致有辱先生门楣。

感谢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给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答辩委员会主席王文光教授、答辩委员张鑫昌教授、李缙绪教授、王树五教授，关于修改的意见和建议有的已经体现在书稿中，有的限于我自身的学养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我相信铭记前辈的教诲将使我在以后的求索中受益终生。

感谢陆初教授、郑志惠教授、秦树才教授、潘先林教授、李东红教授、沈海梅教授、袁国友教授多年来的指导、关心和帮助！

诚挚感谢中国民族史学位点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兄、学姐、学弟、学妹们！

感谢我的发音合作人汪龙章先生（白语怒江方言）和在怒江调查期间无私帮助过我的杨文元伉俪！

感谢云南大学出版社龙宝珍老师、蔡红华老师、李春艳老师，她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使书稿得以顺利面世，尤其是龙老师以一位资深编辑的素养，帮助我减少了许多讹误和疏漏，也让我深深折服于一位责任心极强的出版人的敬业精神！

感谢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云虎副教授，从进入云南大学念书那天起，刘老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和鼓励，无论我身处逆境还是一帆风顺，也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刘老师都是我人生道路上不可多得的指路人。我会珍惜这份幸运！

感谢我的朋友王鸿、赵正光、王汝圭、洪凯华、闵照康、杨超、王飞、

赵浩华、赵伊、李巧曼、杨利恒，十多年来每次从昆明回大理，无论因公因私，都得到朋友们无私的帮助和关照，在为人处事方面朋友们给我许多教益，感激之情自不待言！

感谢我的朋友赵庆星、王志武、罗明军，在昆明我们如兄弟般相处，一起分享快乐，共同面对困难，生命的年轮将刻上我们共同拥有的痕迹。

杨文辉

2009年4月

总序

当今图书市场一片繁荣兴旺，好书层出不穷，不断有各种丛书推出，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相比之下，历史研究的书籍市场有些冷清，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就更加惨淡。

就在如此不算景气的环境中，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民族史研究者在追名逐利的狂潮前、在走场作秀的喧闹中、在吹嘘鼓噪的轰动下，沉住气、静下心、安住神，孜孜矻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不事张扬、不图名利，苦守寒窗，为人民保存记忆，为民族书写历史。

中国民族史专业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知识体系、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需要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诸多学科的知识。要取得成绩非要长期冷静、刻苦、踏实、认真的潜心研究不可。如若神不守舍、心动意摇，就会跑调走板，贻笑大方。

在不少人汲汲于功名、切切于利益、念念于职位的当今，我们有些另类。我们首先注重的是学者的社会良知与独立人格，是历史责任与独立思考，是民族自尊与独立精神。学问之事可大可小，良知、责任、自尊则不可或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因循守旧、不拾人牙慧、不包装吹嘘，绝不参与忽悠“卖拐”的闹剧。

我们甘居边缘，乐于淡泊，自守宁静，默默地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与二三同好商量旧学、切磋疑义、增益新知。学问的创新本不是一件易事，也不是大多数人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馅饼；需要独上高楼，不怕衣带渐宽，耐得孤独寂寞，一往无前地上下求索；一旦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即刻就会变成嘻嘻哈哈、唧唧喳喳的俗事。

云南大学的中国民族史专业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经方国瑜、江应樑、尤中、木芹等前辈的开拓、建设、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学术传统优秀、学术成果一流、学术人才杰出、学术积淀深厚、学术梯队良好的五大优势，在国内外处于先进地位。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同仁们继承方国瑜等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

扬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不急于出世成名，静心致力于传世精品的锻造，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在全国先进的地位，也许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耐与多高的水准，只是我们在别人投机取巧、图方便、走捷径、搞“快餐”的时候，坚持方国瑜老师提出的“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的十字箴言，不苟且、不随意、不草率、不媚俗，沿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方国瑜教授在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西南研究丛书十一种。这是在民不聊生、兵荒马乱的年代，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在心中安放宁静的书桌，营造追求真理的氛围而作出的杰出成就。经过历史的检验，这套丛书堪称西南研究的典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编辑出版《新松集》、《新浪集》、《新风集》、《新翼集》，收录从1988年以来的博士论文一篇、外国留学生硕士论文四篇、硕士论文三十九篇。2001年至2004年编辑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文丛，出版博士论文五种。还有几本博士论文获得云南省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等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论著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好评，有五项获得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又积累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不敢说这些成果都是优秀的，但我们自信这些成果都是独立思考、独辟蹊径的一家之言。我们从中选取十本，作为“中国民族史研究丛书”公开出版，希望得到学术界与社会的批评与教正。对于我们来说，批评比赞扬更重要、更宝贵，也更值得珍惜。

林超民

2009年8月于补拙斋

序 言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也是宇宙最迷人的奇迹。如果说制造工具是人类脱离动物世界的关键，那么语言的产生则是人类脱离混沌的标志。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有了语言人类方可进行抽象思维，有了语言人类方可将心理思维表达出来，有了语言人类才能够交流思想，有了语言人类才能够记忆，并把记忆流传下来。离开了语言，我们就无所谓历史与文化。因此，研究历史与文化，离不开对语言的研究。

白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具有悠久历史，并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的民族。白族建立的南诏与大理国，相续五个世纪，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了壮丽多彩的篇章，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元明清以降，直到今天，白族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和巨大的创造力。

过去，我们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主要依靠汉文文献，如廿四史、十通、《华阳国志》、樊绰《云南志》、《白古通纪》、《南诏野史》以及汉文的碑刻如《南诏德化碑》等。很少有人利用具有千年历史，积淀白族文明的白语作为“工具”研究白族的历史与文化。

吾师方国瑜教授一开始就注意到语言在历史与文化研究中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这与他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汉语史以及研究纳西语、纳西象形文字有关。国瑜师在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的时候，花了不少工夫研究白语。国瑜师在1954年编写的《云南民族史讲义》中，特别写了《洱海民族的语言与文字》一章，分析了洱海民族语言中的汉语成分和由汉字演变的僰文。他指出，白语“保留着羌语系的基本语”，“洱海民族语中，最多的词汇是汉语，在长时期吸收汉语成为白语的有机部分”。国瑜师在指出白语中有不少古汉语的词汇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赵式铭的《白文考》列举四百多个词汇，考证今白语合于古汉语。“此书多举辞章字句为证，不从语音演变解说，所举字例，不一定合于古音，并且强为比附，不尽可从。”国瑜师十分推崇张海秋先生研究白语的成果。张海秋先生将白语中的汉语分为两类，一即与今汉语读

音相同，一即与今汉语不同而从语音演变知为汉语古音，其中有与汉语古音不尽相合，而白语从古汉语演变之对应规律甚为清晰；可考求之汉语古音，有为唐、宋音，有为汉、晋音，从词汇读音的时代，也可推测白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国瑜师特别将张海秋、秦凤翔所写的《就剑川方言初步推断民家语的系属》一文收录于他撰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中。

国瑜师透过白语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取得不少成就，最为精彩的就是对《新唐书》、《资治通鉴》、《通鉴考异》中记录的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南诏酋龙死，子法嗣，自号“大封人”的考释。他说“封”字当读如“帮”。疑为“𣎵”之音字。“洱海区原住着不同族属，而𣎵族之文化较高，后来融合为一族，仍称𣎵族，以族名为国号，故称大封民国”。通过一个“封”字的考释，论证“大封人”的出现，是洱海地区诸族类融合为𣎵（白）族的标志。解决了白族形成历史的关键问题。一字的考证，解决了历史的悬案。其功甚伟！足见语言在历史文化研究中四两拨千斤的巨大功用。

由于国瑜师的主要精力放在云南文献、西南历史地理、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上，他没有时间对白语作深入的研究，也就没有通过白语进一步论证白族的历史与文化。加之国瑜师不会操白语，使他研究白语受到一定限制。对此国瑜师深以为憾。

今天，国瑜师通过白语研究，进而研究白族历史文化的遗愿终于被一位年轻的学者杨文辉变为现实。这就是文辉花十年心血撰著的《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一书。

用近代语言学对白语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语言学的前贤罗常培、闻宥、马学良、傅懋勳等学者都对白语作过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调查报告和论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语的调查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以来白语研究掀起高潮，其标志性成果是徐琳、赵衍荪等学者编纂的《白语简志》和《白汉词典》。白语研究的成果虽多，但大多以微观描述见长，偏重于白语系属问题的讨论，对语音、词汇的研讨较为细致，但没有把白语研究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考究，给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文辉的《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白语研究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弥补了以往研究白族历史文化不注意白族语言，研究白族语言不注意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的不足。不能说文辉已经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不过他在新开辟的研究路径上已经迈出可贵、可喜的坚实步履，取得了学术界同仁赞同、赞赏的丰硕成果。

文辉把白语发展演变的历史分为“原始白语时期、白蛮语时期、白人语—民家语时期三个阶段”，并强调白语的发展历程与白族所经历的历史阶段有着天然的联系。白语的历史就是白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白语既是白族在创造历史同时创造的生活、生产、精神交流的工具，又是记录白族在生活、生产、精神交流中创造历史的载体。这就比以往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单纯“民族语言学”技高一筹。

文辉正确地指出：“白族先民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着使用白、汉双语的情形。迄今为止依然在白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白、汉双语的使用可以说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渊源，双语制的存在是白族先民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在语言上的一种真实反映，也是白族人出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必然选择”。“白族热爱本民族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本民族语言；主动学习其他民族语言，愿意兼用其他语言；接受转用其他民族语言，尤其是汉语在白族人的语言观当中占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在文字观上与对待口头语言的态度不一致，对白文的创制和推广有不同看法，但对汉文有着高度一致的认同心理和学习热情。在观念上，普遍认为汉字是自己传统使用的文字。这种认同根植于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文化在白族地区的影响与传播，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白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谱写过，并正在谱写震古烁今、惊天动地的华彩乐章。白族自古及今人才辈出、英杰群起，与白族自古以来白、汉双语并行不悖的语言观念、语言智慧和语言技巧密切相关。一个在语言上封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民族。在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今，文辉对白族语言史上自觉选择双语并行的智慧所作的中肯评论，无疑具有范式的意义和现实的价值。

文辉在本书的上篇中利用现代藏缅语、孟高棉语、壮傣语及越南语的材料，对樊绰《云南志》、《新唐书·南诏传》、《南诏德化碑》等史料中所载的113个白蛮语词汇作了分类与考释，推断白蛮语的语源，从而为南诏大理时期洱海地区的民族构成从语言学角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将白蛮语形成的过程与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白族形成的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无疑是近年来研究白族语言与白族历史文化的一个创造性成果。把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文辉说，通过白族语言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所作的考察表明，汉文化在白族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语言与文献两方面研究的结果可相互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白族文化可视为中华传统文化在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白族聚居区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中的一种地方形式。此论可谓一语

中的!

文辉是白族子弟,白语是他的母语,从小就开始学习汉语,小学、中学使用国家统编的汉文教材。汉语也可算做他的母语。白语汉语兼通,是他研究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的良好基础。但是,仅仅会操白语、汉语还不能在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作出成绩。文辉在大学阶段系统地学习中外历史,在古汉语、历史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职官学、文化学、英语等学科上都下过工夫,为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硕士研究生阶段,他在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人类学、白族历史与文化等学科的研究中刻苦认真、踏实勤奋,取得优秀成绩。当他选定白族历史文化作为研究方向时,我们同时想到从白语研究白族历史与文化无疑是一条新的路径。独辟蹊径是科学创新的不二法门,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语言学的外行人如我,无法指导他在语言学上研习。幸得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著名的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王敬骝教授乐于担任指导教师,给杨文辉一对一、手把手地系统深入讲授普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历史语言学、音韵学等,弥补了我知识的缺陷,为文辉研究白语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使他能够运用白语研究白族的历史与文化。

在陆韧教授指导下,文辉于2000年顺利地完成题为《南诏大理时期洱海地区的白蛮语考释》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得到同行专家的赞许。南诏大理史专家木芹教授称赞这篇论文“使唐宋白语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著名白族学者、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专家李纘绪研究员称,“从论文中还可以看出,杨文辉同学在学习期间奋发进取、刻苦钻研,在云南民族史方面积累了比较扎实的知识,在民族语言学方面亦有较好的素养,学术视野开阔,并具有知难而进,勇于探索的精神。”云南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语言学家段炳昌教授说,论文“为南诏大理史和白族史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有利于打破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停滞不前”,“是目前可见的关于白蛮语研究的学术论著中涵括资料和问题最多的一篇论文,是关于白蛮语研究的最全面、最集中的成果,具有总结性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值得推许之处:历史研究和语言研究相结合,白蛮语与现代白语、与藏缅语各语言、与古汉越语、与侗傣语、与孟高棉语的语言资料相比较,视野开阔,不拘泥于一家一派,避免了以往一些或仅以现代白语,或仅以现代彝语某地方言为参照系的较片面的做法”,“在具体考释白蛮语的词汇的语音、词义时有不少创见,这些看法将对白蛮语的研究、现代白语的研究及南诏大理史、白族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取得硕士学位后,文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03年6月以《从白

族语言看白族历史文化》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文辉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在获得博士学位的掌声远去后，他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静下心来，认真琢磨、补充、修改、提高，经过五六年的推敲，才把早已得到学术界赞许的创新成果付梓刊行。在急功近利、虚夸浮躁、粗制滥造成风的年代，文辉这种精耕细作、精益求精的品格实在难能可贵！

文辉出生在洱海东岸的挖色镇高兴村，这里没有中学。小学毕业后，他每天清晨步行三公里多到挖色镇的乡村中学读书，中午吃自带的咸菜拌饭，在太阳落山、暮色苍茫中回到家里，吃过晚饭，在昏黄的灯光下做作业。就这样经过披星戴月的三年初中学习，成为挖色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挖色没有高中，距离村子最近的完全中学在洱海西岸的喜洲镇。初中毕业后，求学心切的文辉不顾跨海往返的艰辛，到位于喜洲镇的大理市第二中学读高中。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天不亮就起床赶到渡口乘船横渡洱海到喜洲镇住校读书，周末的下午六点以后再乘船横渡洱海回家。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他考取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在云南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受聘留校执教。文辉一步一步从洱海边的穷乡小村走进云南省最高学府，开启了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学术生涯！如此艰苦的求学经历造就了他不畏艰难、勤奋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文辉是个足球迷，他在云南大学的足球场上纵横驰骋，一往无前，他不会因一时的胜利而骄傲自满，更不会因暂时的失利而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而是愈挫愈奋、愈战愈勇。

他以一个足球迷的狂热投入到白族语言、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时迸发出的斗志、激情、毅力、勇气使他冲决一切障碍，向学问的高峰心无旁骛、不屈不挠、奋力攀登。

文辉在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不仅仅只有勤奋，更有踏实、刻苦、认真。他不限于书斋的文献，更重视田野研究。他不止三番五次，不止一月半载地到田野收集白语的碑刻、口碑、语言、家谱、账本等资料。人类学家李亦园院士说，田野研究是一个人类学工作者的“成年仪式”。就是说，不经过深入扎实的田野研究的训练与实际操作，就没有迈入人类学之门。田野研究也应该是民族史、民族语言工作者的“成年仪式”。文辉不辞劳苦，深入细致的田野研究，使得他的论文不仅具有可靠可信的资料作为基础，也使他的论文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如果不懂得他们的语言，就不得其门而入。文辉研究白语和白族历史文化虽有先天的语言优势，但更有他对语言学的刻苦

学习。他是历史学的硕士、博士，但是经王敬骝教授的指教与陶冶，他与语言学的硕士、博士亦可毫无障碍地进行学术交流。因之他在白语研究中的许多观点和方法不仅为历史学家称道与赞赏，也得到了语言学家的认可和肯定。

文辉的故乡，大理市挖色镇高兴村是洱海东岸的一个小村落，现有农家302户，有乡村人口1305人。村子虽小却有悠久的历史。这里出土的石斧、石铤、石犁和捕鱼网坠等新石器和青铜器显示其文化的深厚。三四千年前，洱海人已在这里生产、生活。唐朝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王朝派遣右武侯将军梁建方讨击松外蛮至西洱河，在其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高兴村在唐代初期，当也是西洱河数十百部落之一。文辉的白语研究证实了杜佑《通典》所记这段被国瑜师称为《西洱河风土记》的真实与可靠。大理国时期，高兴村建有兰若，1984年在这里发现的《大理国释氏戒净建绘高兴兰若篆烛碑》，为研究大理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高兴圣母山石窟群是大理国中晚期极为重要的佛教密宗瑜伽部外道场，是当时所建的洱海东岸最大的佛教建筑群。物华天宝，为文辉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资料。近年，文辉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在这里做田野研究，写出了颇具新意的高兴村民族志，成为新时代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受到关注、重视与好评。

文辉虽已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但仅仅是开始，前面的路还很长，前面的路也许更加崎岖、泥泞、艰险，但风华正茂的文辉，既然已经一步一步从农家小院走到大学讲坛，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登上理想的学术峰巅。

文辉的《白语与白族历史文化研究》在史料、方法、理论诸方面都颇具特色，确实是一本值得推介的学术论著。我与文辉既有师生之情，又有同事之谊，在本书付梓之际，欣慰殊深，特别写下自己的感想，以表祝贺。

林超民 谨 识

2009年8月28日

目 录

致 谢	(1)
总 序	林超民 (1)
序 言	林超民 (1)
导 言	(1)

上篇 文献所见古白语资料及其考释

第一章 白族先民的语言发展历程	(13)
第一节 原始白语时期	(13)
第二节 白蛮语时期	(16)
第三节 白人语—民家语时期	(16)
第二章 白蛮语的产生	(19)
第一节 白蛮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20)
第二节 南诏通用语言——白蛮语产生的考述	(23)
第三节 白蛮语考释思路	(26)

第三章 文献所载部分白蛮语词考释	(30)
第一节 名号考释	(30)
第二节 官制考释	(40)
第三节 地名考释	(55)
第四节 其他语汇考释	(72)

中篇 现代白语分类词汇的文化蕴涵

第一章 白语亲属称谓的语源及其所反映的婚姻家庭状况	(85)
第一节 白语的亲属称谓系统	(86)
第二节 白语核心称谓的语源考证	(88)
第二章 语言学材料所反映的白族物质文化	(116)
第一节 从语言材料看白族服饰文化	(117)
第二节 从语言材料看白族的饮食文化	(121)
第三节 从语言材料看白族民居建筑及其文化内涵	(128)
第三章 白语地名考索	(138)
第一节 白语地名的通名及其含义	(139)
第二节 白语地名的命名规律	(142)
第三节 对部分代表性地名的考释	(144)

下篇 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白族语言文化

第一章 白语与白族民俗	(155)
第一节 白族民歌所反映的民俗与文化	(155)
第二节 白语熟语和白族民俗文化	(165)
第三节 白语禁忌所反映的白族民俗	(172)
第二章 白族的个人命名制及其文化内涵	(175)
第一节 白族的起名方式	(175)
第二节 白族人姓名的类型及其含义	(177)
第三节 白族个人命名制的文化特征	(179)
第三章 白族人的语言观念	(183)
第一节 白族二元化的母语观念	(183)
第二节 白族人对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态度	(185)
第三节 白族的文字观	(189)
结 束 语	(192)
主要参考文献	(200)
后 记	(206)